

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构建 及其应用价值

章全武

摘要：基于教科书使用菱形模型，构建了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在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中，教科书的教学性是工具性属性，教科书的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是对象性属性，它们之间是表述关系，其中，对象性属性是教科书较为重要的内容属性。教科书的教学性体现在它通过教学来服务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习得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而不是单纯为了教学或指向教学；其构成要素不能仅被分解为可教性和易学性，还应注重教科书在课堂教学中所具备的教学整体性。基于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教学话语转换应成为教科书编写的核心议题，教学性应成为教科书审查的关键指标，教师的教学转化应成为教科书使用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教科书；内容属性；工具性属性；对象性属性；表述关系

近年来，教科书教学性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及其核心地位成为学者探究教科书教学性的关键问题。其中，教科书教学性的核心地位备受争议。有学者认为教学性是教科书的本质属性，但也有一些学者分别从政治学、文化学、教育学视角出发，认为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才是教科书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从多学科视角指出，教科书的本质属性是多元的，认为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教学性等都内含其中。但也有学者从比较视角指出，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等属性是所有图书都具备的，只有教学性是教科书独有的属性，所以教学性才是教科书的本质属性。可见，有的学者持一元论观点，有的学者持多元论观点，但不管持什么观点，他们的研究大致都聚焦教科书的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教学性四大属性。这些属性都是由教科书内

容所表现出来的，本文将之称为教科书的内容属性。比如，教科书的政治性是教科书内容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属性，教科书的文化性是教科书内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属性，教科书的教诲性是教科书内容所表现出来的育人属性，教科书的教学性是教科书内容所表现出来的教学属性。那么，究竟何种内容属性是教科书的本质属性，教科书的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教学性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以厘清教科书内容的表现类型及其关系，探究教科书不同内容属性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强化教科书的内容属性提供参考。

一、教科书内容的表现类型及其关系

教科书是教学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考察教科书有必要将其置于教学系统之中。教科书

基金项目：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十四五”课题“教科书教学性的内涵、定位及其改进路径”（KC2025-003）。

作者简介：章全武，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副编审（北京 100081）。

使用贯穿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各方面。因此，本文将以教科书使用菱形模型^{[1]50}（见图1）为基础，揭示教科书内容的表现类型及其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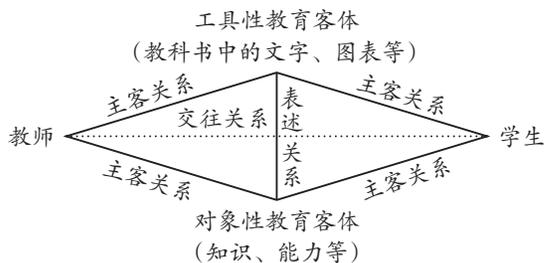


图1 教科书使用菱形模型

（一）教科书内容可分为工具性内容和对象性内容

从教科书使用菱形模型来看，教科书中的文字、图表等被视为工具性教育客体，其所承载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被视为对象性教育客体。从教科书内容出发，工具性教育客体在内容层面所反映的是工具性内容，对象性教育客体在内容层面所反映的是对象性内容。比如，教科书中的课文、案例、活动、例题、习题等内容是工具性内容，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中使用的工具性材料，它们所传达的与之相应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内容则是对象性内容。叶圣陶指出：“课本是各科教学的重要凭借，重要工具，教和学双方都如此。教师教的时候，要把课本上用文字表达的思想 and 知识传授给学生，要求学生不仅能懂能讲，而且通过课本受到教育，能终身受用。”^{[2]153}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教科书具有不同类型的内容，其中“课本上的文字”是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用文字表达的思想 and 知识”则是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因此，教科书内容可分为工具性内容与对象性内容两种类型。

（二）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与对象性内容之间是表述关系

从教科书使用菱形模型来看，工具性教育客体与对象性教育客体之间是表述关系，这一关系同样适用于工具性内容和对象性内容之间。这是因为，工具性内容是对象性内容的表述载体，直接影响对象性内容的表达，而对象性内容也直接影响工具性内容的选择与呈现，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表述关系。比如，教科书中的

数学例题，如果没有选择恰当的内容情境与呈现方式，那么其所传达的数学知识、情感、价值观等就可能存在偏差，从而直接影响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又如，教科书在传达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时，也会因为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对象性内容直接影响工具性内容的选择与呈现。叶圣陶曾深刻地描述工具性内容与对象性内容的关系。他指出，“选的文章内容好，表达却不到家，就得加工，加工就是改文章。文章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多由于作者在写的时候想得太不明白；文章有不周密的地方，大多由于作者在写的时候没考虑周密。从这个意义讲，改文章实际是改思想”^{[2]155}。

（三）对象性内容是教科书最为重要的内容类型

从教科书使用菱形模型来看，对象性内容更能体现教科书的内在价值，是教科书向学生传授的核心内容，而工具性内容只是作为对象性内容的表述材料，即供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共同使用的内容载体。换言之，对象性内容是教科书意在向学生传达的内容，它可以由多种类型、不同风格的工具性内容来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工具性内容具有可替换性。正如叶圣陶所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3]这句话充分揭示了工具性内容的功能与作用，即准确表达对象性内容。也就是说，工具性内容是为对象性内容服务的，是为了对象性内容、指向对象性内容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象性内容是教科书最为重要的内容类型，工具性内容则是对对象性内容的精准表述。

二、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的构建

基于上述教科书内容的表现类型及其关系，本文构建了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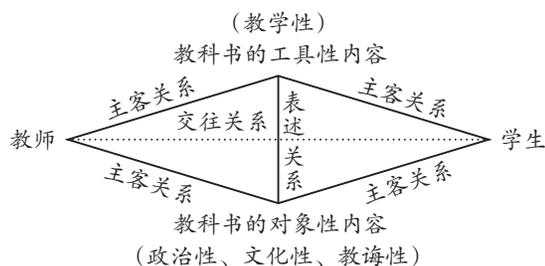


图2 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

(一) 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可分为工具性属性和对象性属性

教科书内容被分为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和对象性内容。从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来看,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属性可称为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属性(以下简称“工具性属性”),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属性可称为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属性(以下简称“对象性属性”)。可以看出,教学性是一种工具性属性,它体现为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为师生教学活动服务的功能,而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是教科书的对象性属性,它们由教科书对象性内容所承载。也就是说,教科书的内容属性总体上可分为教科书的工具性属性和对象性属性两类。

(二) 教科书的工具性属性与对象性属性之间是表述关系

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与对象性内容之间是表述关系,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属性之间也是表述关系,即教科书的工具性属性(教学性)与对象性属性(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之间是表述关系,其表现为教科书的教学性的优劣直接影响教科书的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即教科书的教学性能够决定或影响教科书的其他特性及功能的发挥^[4],教科书的其他属性都植根于教学性^[5],教学性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教科书的其他属性^[6]。然而,关于教科书的政治性与教学性的关系,还存在较大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强调教科书的教学性就会弱化政治性,强调教科书的政治性就会弱化教学性;也有学者指出,教科书的教学性一定包含政治性,强调教科书的政治性就是对教科书的教学性的强调,重视教学性也就自然重视政治性。^{[7]56}不难看出,前者是将教科书的教学性与政治性对立起来,是非此即彼的;后者则是追求教科书的政治性与教学性的有机统一。

从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来看,教科书的教学性与政治性之间是表述关系,不是对立关系,更不是包含关系。教科书的政治性和其他对象性属性一样,与教科书的教学性都是表述关系,过分强调教科书的政治性并不会弱化教学性,只有将政策文件内容不加转化地直接移植到教科书中,才会弱化教科书的教学性,就如同将

严密的科学内容体系直接移植到教科书中一样,必然会导致学生难以理解与接受,从而损害教科书的教學性。事实上,那种将政策文件内容直接移植到教科书中的做法,不仅会弱化教科书的教學性,也会因其文体与学生认知脱节而削弱教科书的政治性。也就是说,持对立关系和包含关系的学者都没有认识到教學性与政治性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表述关系,单纯地强调任何一方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 对象性属性是教科书最为重要的内容属性

教學性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教科书诸多属性中的本质属性。有学者指出,教學性是教科书的本质属性与第一要素,因为它能够决定或影响教科书的其他特性及功能的发挥。^[4]有学者认为,教學性作为教科书的根本属性是教科书内涵本身所决定的,失去教學性,教科书自身的价值将被瓦解。^[5]有学者指出,教學性是教科书具有的基于教学、为了教学并指向教学的与生俱来的生命属性,是教科书存在之根。^{[7]57}有学者也认同教材的生命属性是教學性。^[8]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叶圣陶指出,“所有的课本都是政治课本”,“各种课本都要体现教育方针、体现政策、培育新人”^{[2]154}。有学者指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属性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本质性规定。^[9]有学者强调,教诲性是教科书的根本属性,教科书的教诲性是无法逃脱、无法避免的。^[10]有学者提出,教科书的本质特性是文化标准的确立。^[11]有学者认为,“文化母乳”是教科书最基本的功能定位,教科书在儿童成长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12]

那么,究竟何种属性才是教科书最重要的属性呢?在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中,教科书的对象性属性是教科书最重要的内容属性(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作为教科书的工具性属性,教學性虽然会直接影响教科书对象性属性的发挥,但它的作用是工具性的,不是对象性的,教科书存在的目的是向学生传达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而不是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也就是说,教科书的教学性体现在它通过教学来服务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习得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而不是为了教学或指向教学。因此,教科书的对象性

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属性是最重要的内容属性，即教科书的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等对象性属性更为重要。

三、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的应用价值

教科书的内容属性的强弱不仅受教科书编写环节的影响，也受教科书审查与教科书使用环节的制约。

（一）教学话语转换应成为教科书编写的核心议题

从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来看，教科书的对象性属性是最重要的，它包括教科书的政治性、文化性、教诲性，这些属性的强弱既依赖教科书静态文本的表达，又取决于教科书动态文本的应用，这体现了一般图书与教科书之间的差异。教科书不仅是供师生阅读的文本，还是供师生在课堂中使用的教学文本。因此，教科书编写不能仅仅表达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还要考虑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的教学，也就是要做好对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的教学话语转换，使其能够成为课堂中师生共同使用的文本。比如，教科书内容的活动化设计，要有助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习得知识、锻炼能力、培养意志；教科书内容的实践化设计，要有助于学生在课堂中开展实践活动，掌握相关技能。

概言之，教科书编写不仅要关注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表达，还要关注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的教学转化。如果没有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的教学转化，那么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表达就难以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落实。对于教科书编写者来说，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的表达方式有多种，有讲授式的、说理式的、推理式的、活动式的、实践式的，能够选择的素材也多种多样。比如，不同学段、不同地区、不同情境的素材，这些不同选择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较好地呈现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但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来看，有些内容的组合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叶圣陶所指出的那样：“编辑先生应当时刻假想教师面临的情况，设身处地于教学活动之中，考虑怎样才能让学生心领神会。”^{[2]154}因此，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的教学话语转换应成为教科书编写的核心议题。

（二）教学性应成为教科书审查的关键指标

教科书审查直接影响教科书质量的高低，尤其是审查指标的设定，将直接影响教科书内容在某些方面功能与作用的发挥。^[13]教科书的对象性属性是教科书审查过程中较为关注的内容属性，但教科书的教学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审查者所忽视。

一方面，是因为审查者没有意识到教科书的教学性的重要性，仅从教科书的对象性属性角度进行审查，甚至一味地以简单的文件话语为标准，不允许教科书有任何基于教育规律和语境进行的言语变化和有机设计。因此，有学者呼吁教科书审查者也应受到教育和教材语言方面的培训^[14]，增强教科书的教学意识，明确教科书中的知识具有一定的进阶性。事实上，当这种较为科学严谨的知识在教科书中出现时，每个学段、学科没有任何差异，不仅容易导致不同学段教科书出现简单重复，而且教科书内容也很难被低学段学生所理解与接受。这会使教科书无法在学校课堂中使用，自然也就弱化了其对象性属性。

另一方面，是因为教科书的教学性的构成要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比如，有学者在分析教科书的教學性时，将其分解为可教性、易学性、增效性和合宜性。^[5]可以看出，该学者一是泛化了教科书的教學性的构成要素，将增效性和合宜性纳入教學性之中；二是窄化了教科书的教學性的构成要素，仅从教与学两个方面出发将教科书的教學性分为可教性和易学性，这些都是与事实不相符的。从教科书使用来看，其包括教师教科书使用活动、学生教科书使用活动、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共同使用教科书的活動。^{[1]52-53}其中，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共同使用教科书的活動是教科书使用活动中最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影响教师教科书使用活动和学生教科书使用活动。可以看出，该学者只注意到可教性对应的是教师教科书使用活动，易学性对应的是学生教科书使用活动，忽略了师生在课堂教学中共同使用教科书的活動。因此，教科书教學性不仅强调教师教科书使用时和学生教科书使用时所体现的可教性和易学性，还强调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共同使用教科书时所呈现的教學整体性。因为只有从课堂教學活动的整体角度来考察教科书的教學性，才不至

于瓦解其基本内涵。鉴于此,探究教科书的教学性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使其成为教科书审查的关键指标,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教科书的教学质量。

(三) 教师教学转化应成为教科书使用的努力方向

从教科书的内容属性分类模型来看,对象性内容是师生使用教科书时所要传达的主要内容,但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并不能在学生面前直接呈现,需要教师借助工具性内容将其转化为在课堂中使用的教学内容,才能被学生所理解与接受。也就是说,教科书中的工具性内容并不是课堂中可以直接使用的教学内容,还需要教师对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进行教学转化才行,或者说,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具有一定的教学倾向,但这种倾向并不能直接被教师所使用,还需要教师对其进行教学转化与加工,将教科书语言创造性地转化为教学语言,使其能够更加恰当地传递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

可以看出,教科书的教学性的强弱,一是取决于教师在备课时,能否对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进行教学转化,其目的是使之适用于真实的课堂教学;二是取决于教师和学生 in 课堂教学中的互动效果,这既考验教师的教学水平,又考验学生的学习水平,还考验教科书的质量;三是取决于教师课堂教学后的反思,这一点是强化教科书的教学性的关键环节,因为只有发现或意识到教科书的教学性与当前课堂教学之间的差距,才能采取有效行动,否则教科书的教学性在落实过程中将永远没有提升的机会。也就是说,教科书的教学性存在共性与个性两个层面的问题,从教科书的内容来看,教科书的教学性更加倾向于共性层面,因为教科书所面对的是全国各地的教学情况,个性化的处理将使其难以在全国各地适用,而这也为教师在教科书个性层面作出努力留有空间与余地,使其更加适应本地区、本校、本班级的课堂教学实际,从而提升教师的教科书使用效果^[15]。值得关注是,教师对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的教学转化,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加

有效地传递其对象性内容。也就是说,教师在对教科书的工具性内容进行教学转化过程时,不能弱化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削弱教科书的对象性属性,而是要为教科书的对象性内容的传递、教科书的对象性属性的强化服务。

参考文献:

- [1] 章全武. 基于教育主客体互动模式的教科书使用菱形模型构建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9 (3): 48-54.
- [2] 叶圣陶. 叶圣陶论教材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 [3] 叶圣陶. 叶圣陶教育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234.
- [4] 曾天山. 教材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88.
- [5] 李新, 石鸥. 教学性作为教科书的根本属性及实践路径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6 (8): 25.
- [6] 王攀峰, 宋雅琴. 论教科书的内涵与属性 [J]. 当代教育科学, 2018 (1): 8.
- [7] 张增田. 超越经验与常识: 教科书的教学性再认识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1): 55-61.
- [8] 赵占良. 试论教材的功能定位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1 (12): 6.
- [9] 罗生全, 张玉. 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基本思想及品格特征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3 (4): 66.
- [10] 石鸥, 石玉. 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 [J]. 教育研究, 2012 (4): 93.
- [11] 吴小鸥. 教科书, 本质特性何在?: 基于中国百年教科书的几点思考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2 (2): 62.
- [12] 高德胜. “文化母乳”: 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定位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9 (4): 99.
- [13] 章全武. 基础教育高质量教材的内涵、价值与建设方略 [J]. 中小学教材教学, 2025 (4): 17.
- [14] 韩震. 教材15讲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65-66.
- [15] 章全武. 基础教育教材发展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J]. 中国教育科学, 2025 (6): 123.

(责任编辑: 孟宪云)